

英 國 婦 女

Cicely Hamilton 著

英 國 大 使 館 新 聞 處 編 印

英國婦女

目錄

- 一 序言
- 二 政治生活
- 三 家庭生活
- 四 職業生活
- 五 獨身女子
- 六 學校職業娛樂
- 七 戰時工作之今昔

英國婦女

一 序言

想對本國同胞作一個概論，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甚至于可以說是不可可能，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你不能看到他們的全面而已，只有外邦人士，才能對某一民族作外表而概括的論述。當你講那個民族的語言，共用他們該國的思想方法時，你對她的許多矛盾，分歧和異殊，一定要比陌生人警覺得多。但也就爲了這個原故——站得太遠——而不能如陌生人一般的覺察到各階級，各區域在種族上所共有的相似點與特性，如英諺所謂：「見樹而不見林。」

想不偏不倚的檢討你的本國同胞，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具有一種其他民族所無的力量，來激發你的愛憎之情。假如愛是由接觸而生的，則恨亦如此。——譬如說，我們很容易和親近的人爭吵，——也許有些英國人他們思想的態度如此國際化，他們可以對英國如對暹羅，祕魯一樣，採取極客觀的看法，我曉得我個人便不能這樣超脫，我的看法，不論好壞，是英國式的。沒有誰在異國的生活會比我的更快樂，我相信很少人會

能比我有更親密的異邦朋友。但當我踏入英土時，仍不禁心忤忤然。無論異族異邦怎樣厚待我，回到本國同胞懷里來總是好的，他們也許有時令人煩惱，甚至于令人憤怒，但他們終歸是我的同胞，我們英國人。他們和我說同一種語言，他們還能了解我所用的字面以外的意義。我們的展望和思想習慣都是相同的。

雖然如此，我寫此書，也並非毫無歉意。因為除了我所缺少的大公態度以外，寫這本書所需要的，是一些將多少模型的寫真，集成一幅總圖的技巧。這些模型，雖在其他方面，各有不同，但共具英國色彩，則絕無二致。各階級的妻母，工廠工人，教師，打字員，有閒階級的婦女，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女僕，醫生，護士，熱心運動者，藝術家等，此外尚有許多種人，都包括在裏面。因為她們的收入，禮儀，住所，習慣，雖然大有差別，但對於繪成一幅典型的英國婦女畫像，却都有些助益。我已說過製繪這樣一幅畫像，我是力不勝任的。在這本短短的小書里，我所能作到的，只是描述若干方面我所認為重要或典型的英國婦女生活，以及近年來所發生的若干變遷。我們的國家，既仍擁有國會組織，而且是日漸減少的民主國家之一，所以我還是從政治方面下筆，先講英國婦女有的公民權利，和她們在公共生活內所負的職責。

一一 政治生活

英國婦女，獲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投票權，不過廿餘年，這項權利是經過長期激動後才付與婦女的。大戰以前，現在似乎如同隔世了，婦女投票權是一個迫急的問題，曾在國會中，報刊內，講台上，反復辯論過。當時，主張婦女參政的人向羣衆演說時，常遭類似下語的反駁：「即使給你們投票權，你們也不會滿足，因為獲得投票權後，你們即刻又會要求國會中須有女議員。」演說的人在此情勢之下，常常否認懷有此類意念或希望，而向聽衆保證，她們所要求的，只是與男子相等的投票權，此外決不再作進一步的要求。她們作此保證時確具誠意。卅年前，當婦女選舉運動還在遭遇着堅頑的反抗時，參政權的問題，還談不到，當時的英國婦女，欲與男性競選，在國會下院佔一議席，投票制定本國法律這回事，似乎多認爲不可能，即使有人懷有超乎投票權以上的意念，也佔極少數，但近數十年來，全世界各國，都有迅速巨大的改變，英國亦非例外。以前認爲不可能的事，都逐漸成爲司空見慣的事實。

英國婦女之拾獲參政權，在下次大戰最後一年，即一九一八年。第一名女議員，亞斯脫夫人，于一九一九年代表普利穆斯選舉區正式在下院出席，開了英國歷史的先例，此風一開，起者不乏其人，她們爲數雖不多，但並非僅有數人，故也不再被久視爲稀奇

了。上次普選的結果，女議員共有十四人當選，但她們尚未獲有加入上院的資格，也有人如隆達子爵夫人，曾作過此類要求，不過未經法院批准，所以英國國會上院，至今仍是男子的特區。

上院雖未效仿下院，但很多其他的公共團體，女子都已有權參加，如管理全英地方政府的郡行政會即爲其一，諸郡行政會中，自然以倫敦郡行政會爲最重要，該會管轄倫敦屬下的廿八邑的公共事業及其數百萬居民，數目之大，超過歐洲很多國家的全國人口總數。如果所有住在瑞士的瑞士人，都移入大倫敦，亦即倫敦及其近郊外圍居住的話，還可以有一半房屋空閑。如果所有住在瑞典的瑞典人都移入的話，還有不少空屋請人來作鄰居，如果所有住在荷蘭的荷蘭人都移入的話，則正恰到好處。這龐大的人口無數的大首都由倫敦郡行政會管轄，此外，民衆教育，（幼稚園至專門學校，以及成人之夜校，）普通醫院與衛生機關都由該會負責。大倫敦數百萬居民的消防，拆除陋巷重建新屋，公園廣場，公共娛樂地點，公路水道以及溝渠等，亦歸倫敦郡會管理，總之，項目之多，不勝枚舉。

倫敦行政郡會中，共有委員一百四十四人，是從廿八邑中所選出的，其中女子平均約佔二十五名。作者寫此書時，該會女主席伊文是羅夫人是該會的第一個女主席。倫

敦郡行政會成立已將五十年，最有趣的，第一次選舉倫敦郡行政會委員時，竟有婦女三人當選，當時曾轟動一時；三人在社會上都有相當聲望；其中康斯夫人畢生致力於救濟貧苦同胞，戒酒禁娼，改良住宅等運動，但她們雖有好的資歷，仍曾遭受激烈的反對，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地方政府與國家政府，素為男子份內的責任，而在當初通過成立該會的法律時，贊助人的頭腦中，決未想到該會委員候選人中，會有婦女！更想不到他們會當選，當時此問題曾經高級法律當局一再商討，法律雜誌上也紛紛登載討論該問題的論文。最後，法律當局終予決定了只有男子才有在郡會中發言投票的資格，于是那三位女委員的權利便被否決了。這是五十年前的事，直到廿年以後，這項法律才被修改，婦女才獲得郡行政會委員的被選權。

「無論是任代表還是政府官吏，婦女在公共事業上都充分表現她們的才幹，」一個作家，在敘述「倫敦郡行政會五十年來之工作」時這樣說。我以為這個稱頌，也頗適用於國會女議員。她們的人數和男議員比較起來，雖然很少，却常在下院中嶄露頭角，有時還担任部長之職。女議員才幹水準之高，至少有一部份是因為一個女候選人，仍因性別關係，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她仍得與「女子智力不如男子」的傳統相抗爭，因這個傳統的勢力，現在雖已遠較舊時為弱，但却仍蘊蓄着相當的力量，普通公民在選舉票上畫

十字時對男性的信心，仍較對女性爲大，即使雙方才幹資歷，都不相上下，一般投票的公民，却仍願選舉男子，這種不信任的態度，顯然爲一個女候選人增加了不少困難，一個女候選人，如果企圖獲得多數選票的話，必須具有超人的勇氣，智力與性格。一個無能的女子比一個同樣無能的男子當選的機會要少得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普通一個女候選人，必須具有特殊的智能與幸運，才有成功的希望。這一種不利于女子的偏見反產生較優秀的女代表，也可說不是無利的。

女子投票權與國會議員候選權是在第一次大戰終了時同時獲得的，這當然是英國婦女在這艱苦的四年中優美工作成績的收穫。但如果沒有戰前的投票權運動，恐怕也不會有這個收穫的。投票權的賦與，來自迫切的要求，這個要求經過的時間很長。一九一八年法令之通過，與在倫敦舉行的婦女參政運動的第一次集合，差不多相隔了五十年。當時這個集合曾引起大衆的反對與譏嘲。因爲那時認爲一個女子在講台演說，幾乎是不道德的行爲，但此運動，仍在重重阻礙下，不屈不撓的推進着，到了廿世紀初葉，這個運動的進展更加極積化了，素日奉公守法的人民（我們英國人就是如此）目覩婦女參政運動的破壞法紀，不禁驚訝不已，婦女們非法的集團遊行，向國會蜂湧，使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她們擊碎了商店玻璃，甚至于縱火。結果，這些激烈份子都成羣的被捕入獄。



其實，這正如她們所願，因為可以藉此昭示她們的悲哀。這種有組織的破壞與騷擾，對婦女參政權的爭取，究竟有若干助益至今仍難以判斷。不用說，當時很多人對此舉都會激烈反對，但不論這種舉動是否促成了勝利，它的本身却是一個有趣而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個龐大的英國婦女團體，在共同目標之下，破壞了多少世代以來她們所恪守不離的禮儀傳統。

有人說，女子獲得參政權後的成效，小得令人失望，今日的世界，並未較我們要求國會投票權時的情況，有何改進。我們誠然沒有領導過任何有益的革命，各國與各階級間，亦未因我們的努力而獲得任何和平的保障，但我們試一回顧近廿年來的英國立法，則可顯然看出，在很多方面，都頗受婦女公民權的影響。如青年男女結婚年齡之提高，女子與異性開始接觸年齡之提高，孤兒寡婦之撫卹金，童工與青年刑法之調整等，這些改變，對英國近年來的生活，實有顯著的影響。

至于軍事以外的各種公務職權，今日的英國婦女在原則上與男子具有同等權利。在為國服務的範圍內，高級官職的指派男子或女子，是沒有法律上的界限的，一九一九年國會中通過一條法令，謂：「女子于担任任何公務職權時，皆不得因其為女性而認為不合格」，但習俗與法律是很難並行的，事實上，英國仍有許多高級官職與公共活動因習

俗關係禁止婦女參加，並且并無在最短期間加以更改的傾向。按照上述的國會法令，婦女可任命為英皇之法官或殖民地總督或派駐巴黎，華盛頓，羅馬為大使。不過，這種任命，是否這一代人能見其實現，却頗令人懷疑。不過，我們雖未榮任過大使或法官，事實上，這種「廢除性別令」，的確已卸除了許多障礙。今日的英國法律，實在並沒有薄待女子。

二 家庭生活

現在我們要從公衆生活轉而敘述私人生活，也就是從英國婦女的公民生活轉而敘述她們的家庭生活了。

自廿世紀初葉以來，英國的家庭生活有很多改變，影響到家庭婦女生活情形的改變。其中有一部份起源于生育率的降低。過去五十年來，世界上各文明國家的家庭範圍都漸形縮小，我們英國亦非例外。我們的生育率是今日歐洲最低的一個。恐怕只有瑞典的嬰兒與全國人口的比例較英國爲小。關於此問題，英國人士和他處一樣，有極相反的意見。有人認爲生育率降低是很危險的現象，將在不久的未來促成種族之衰落。同時，又有人認爲在人口繁密如英國的國家裏生育率的降低是有裨益的，因爲在過去多年中，有很多強壯的公民都在失業。但我的目的，不在討論生育率本身，却在敘述它對較小的家庭生活的若干影響。

這裏應該提到的是死亡率，特別是嬰兒的死亡率，也隨生育率降低了。我不願在此斷言，這是由于今日的英國母親，較昔日的英國母親更愛護她們的孩子的原故。但她們既能使孩子的死亡率減小，必是採用了較聰明的方法來撫育她們的孩子。廿世紀是兒童

的時代。在各文明國家內現在都有將撫育兒童的責任劃爲公共事業一部的趨勢，多謝母親們所受的教育。她們撫育孩子的方法是摯情而有一定方針的。今日的青年母親再無須從一己的經驗裏和母性本能的指點中來學習了。她有專家可以隨時請教。不久前，我在英國北部一個城市裏的「歡迎嬰兒所」內，目視這些小客人的光臨，護士們爲之量體重驗身體。每位母親都與負責的女醫生會晤。這些工作完成後，大家便聚在一起飲茶，休息閒談半點鐘。在那個北方城市裏，共設有十八所相同的嬰兒福利機關。負責人員多數都是志願服務的。他們的工作，並不只限于定期的嬰兒檢查，並且還對兒童與孕婦的飲食舉行示範，指示母親們如何選擇既價廉，又富于營養，便于烹飪的食物。母親們每一個或兩個星期把孩子帶到這種處所來，留與護士們照管，隨孩子們在一欄內玩磚塊和沙子以及其他孩子們所喜好的遊戲。全國各處，都在進行這種工作。它的經費一部份由國家担負，一部份仰仗外界的捐助。奇怪的是現代的嬰兒死亡的悲劇要比我們的母親和祖母的時代少得多。今日的年輕人，似乎都把他們作父母的責任看得很嚴重。想要孩子的女人們，不等孩子們的來臨，就學習怎樣撫育他們。她在結婚以前便已用過充分的時間學習此事了。多謝「母學」的傳佈，在近廿五年來（一九〇五——一九三〇）我們的嬰兒死亡率已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對教育母學與作母親的準備比我們更前進的國家也有

，但這百分之五十的減少，終于證明了廿世紀界英國各階級婦女，都曉得怎樣善用所學，而大體說來，是些合格而聰明的母親。

小家庭制度的實施，有一個顯著的效果，就是現代的母親，可以作她的一兩個孩子超過童年時的伴侶，她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八九個孩子的父母，終年忙于孩子們的撫育與幸福。從孩子們離開家進入學校，以至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她都能分享孩子們的樂趣。我敢斷定家庭人數的減少，在其他各國一定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今日普遍的英國家庭中，母親和孩子們的友誼要比十九世紀時密切得多。我並不是說他們間的感情比過去深摯，不過感情的性質不同吧了。這種伴侶友誼可以使上一代與下一代間的隔閡渡過。

另一個效果，對整個家庭特別是主婦頗有影響的，就是分租房屋的流行。在大多數大陸國家中，一向都有分租房屋的風尚。但英國人民之有此風尚，却是晚近的事。英國家庭，在可能範圍以內，總是願意獨住一所房屋，這是一種奇怪的癖好，不與蘇格蘭相同，蘇格蘭人早住慣分租的房屋了。所以過去的英國家庭，都是在單獨的住所中長成，不過房屋的大小，各隨情形而異，自多層樓房以迄簡單的茅屋。有着六七個孩子和成羣的僕媼的維多利亞式家庭所住的那種巨廈，如今沒有人再要住了。這種房屋，還沒有拆除的，都已分層改作辦公室或分租與幾個不同的住戶。各城郊間，因需要而新建的房

屋，也不再是獨居的舊式住宅，而是百十所房屋毗連的區里。雖然英國在五十年前，便築有爲較富裕的人民居住的分租房屋，和工人的家庭區里，但當時所建築的數目很小，直至最近，才雨後春筍似的增加起來。我們差不多是突然間改變了我們居住的習慣，而採用一種我們前所不喜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因爲今日的普通家庭人數較前爲少，需要的房間也少。一方面，自中產階級而言，也是因爲僱用僕媼不但昂貴，而且頗難管束駕御，而現代式的簡單住屋需要僕媼之處却極少。

與此生活方式的改變所俱來的，便是今日的中產階級婦女對家務處理的要比廿五或卅年前的婦女熟練得多。大戰前的「太太」們常常連烹飪的原則都不曉得。當時的普通家庭中，都把廚房劃作廚工的特別區域。而廚工在京調食物時又多不喜主婦在旁監視。因此在僱有廚工的家庭中所長成的女孩，多不諳烹飪。家庭或學校中教授烹飪，都是極少有的事。普通中產階級女孩所入的學校，所習的課程，都與家事技術無關。因爲一般人都認爲這種技術是一個特殊階級的事，他們是以此謀生的。所以青年女子，在結婚成家時每僱用他們，自己對烹調食物以及廚房中一般的經濟情形，所知都十分有限。

我不願武斷的把忽略廚房智識的一錯誤全歸于過去。這種情形現在縱不似昔日之多但也並未絕跡。我們確有不少好廚師但却不能說英國是一個良庖之國。不幸得很倫敦的

上等飯店，常是外邦人經營的。我們的中等教育制度，對日常生活事務尚未能充分注重，也實是一大缺點。（我個人就很願將治家之道，教與每個男孩和女孩。我們對怎樣洗補我們的衣服，或爲自己治一頓早餐或晚餐都做得不壞。）不過，教育雖忽略了廚房，我却可以說，今日中產階級主婦中之能治可口餐食者，已較廿世紀初葉時爲多。中產階級的婦女在準備結婚前多選修所謂的家事經濟班，以補她們在學校中所未習。烹飪技能的進步，一方面由于今日醫藥界注重食物營養，一方面也由于上述的僕人之缺乏。家庭工作的工資現在雖然頗高，却不是一種流行的職業。尤其是在英國。于是，凡無力用廚工女僕或每天在飯館吃飯的主婦，便不得不學一些她的母親所忽略的家務技藝。幸而學校並不是我們獲取有用智識的唯一處所。再沒有比需要是更好的教師了。現在有很多少婦，都是在自己家中學得技藝，因爲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她承當那些工作。

英國女子，不願以任何種家庭工作爲謀生之道，已如上述。最近，更有一個具有歷史價值的英國別墅的女主人向我說，她以爲，即使是賦稅不增加，這些大府邸，不久也要關門大吉的。她之所以要作這種悲觀的預言，是爲了與年俱增的僱用女僕的困難。雖然房屋宏大壯麗，僕從衆多，無慮寂寞。雖然工資優厚，環境舒適，但每當有女僕空位時，想找幾個適當的少女來填補，缺額，却是極難的事。鄉農之家，若有一個女兒

能入當地的「大宅第」裏作事便引以爲榮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今日「大宅第」的舒適和安逸，已不能克復人們對家庭工作的厭惡，與趨向城市的熱情。因爲無論其他方面如何有利，這些大別墅在尋覓工作的少女心目中，至少有一個嚴重的缺點，就是，它們是所謂的別墅，與鬧市的街道商店是遙遠隔絕的。只有非常的女孩，才歡喜鄉野的小徑，而不喜整排的陳列商品的店鋪，窗格，歡喜寧靜的田野而不喜喧囂的城市。自然這種對都市生活與環境的愛好，並不是英國所特有的。到處的城市，都是吸引青年的磁石。這種趨向在世界各處，都成了農民及政府的難題。無疑的，一百個英國女孩中，有九十個都寧願在工廠裏作工，而不願當待遇優厚的女僕或廚婦。工廠中的機械勞工，永遠重複着同一方式，要比女僕和廚婦的工作單調得多。但它的好處在有一定的工作時間。晚間總是自由的，可以和友伴們到鬧市中去漫遊。同時，這種單調的機械生活中，常可形成一種社交生活，使青年們得到她們所需要的娛樂與交際。現代的大規模工廠中有爲娛樂而設的俱樂部，各種遊戲與運動的便利，以及戲劇音樂會社。這些組織，使她們，一天的機械工作終了時，得有互相接觸和增進友誼的機會。

在我一生中，也就是近幾十年來，工廠女工的外表有很大的改變。今日的工廠女工比我年輕時的要整潔漂亮得多。沒有多少年前，英國北部的紡織女工最普通的服裝，還

是一條厚大的肩巾。這東西溫暖適用，可作大衣，又可作風帽。她們的腳上，則多穿着所謂「木屐」的重履，辟辟拍拍的走過郎卡郡的街道。現代的少女，去工廠工作時已少有披舊式肩巾著重木屐了。她們愛穿高跟鞋和購來的現成裙。我最近在郎卡郡的一個工業中心勾留時，在成百的女工中，只看到兩三條肩巾，而這兩三個披肩巾的人都是年齡較長，仍然保持着她們年輕時的舊風尚的人。

整個世界中，以衣履分別階級的趨勢已漸形減少，我們生活在一個以機械製造大批衣服的世界裏，這些衣服，已不再是粗劣難看的東西，而是整潔美好的裝束了。英國在最近數年中，廉價的現成服裝的產量，已經激增。最近我曾參觀一個製衣工廠，那裏有一萬名男女工人在幾千架機器旁工作。據說它的生意還在擴充中。是這些工廠所出產的大批衣裙掃除了服裝上的階級區別。

在英國，和在他處一樣，只有富人才得燙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相反的，今日的理髮師擁有各式各樣的主顧。理髮業恐怕要算是今日最繁盛的工業之一了。一兩年前，我曾參觀過一個僱有數百女工的工廠。她們的工資很優厚。我發現她們的頭髮是多末的光潤，電燙又是多末的普遍，這種對衣履頭髮的注意，一部份理由無疑是由于她們的工資較以前優厚。於是，這些工廠女工和女職員，使得比前一代的職業婦女有錢多花費在她們個人的裝束上。